

早教游戏牵手 流失的“花朵”

京源学校幼儿部 白俊菊

关注社区来京务工子女，帮助他们建立游戏小组，是早教基地的任务之一。游戏——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对于幼儿园老师来讲是家常便饭，大大小小的游戏张口就来，抬手即是，但当我们真正走进菜市场，与带着卖菜的爸爸妈妈和宝宝互动游戏的时候，打动你的绝不是宝宝能够按照你的样子做一个个简单的小游戏，而是在孩子们流露出的渴望的眼神。

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带着各种玩具和精心准备的活动计划走进幼儿园附近的菜市场时，好几个菜柜都有孩子在爸爸妈妈的身边，从零岁到三、四岁不等，有的呆呆地坐在小车上，手里抱着奶瓶；有的蹲在地上划拉着地上的菜叶；有的在童车里独自蹦跳，嘴里叫着正在忙着整理水果的妈妈；再小一点的，由妈妈抱

着入睡。这些宝宝正是在用着自己独有的方式进行着他们“伴卖”的童年。

作为鲁谷七星园社区的早教基地的老师，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牵起家长们的手，与他们一道肩负起教育孩子的重担。

当我们满腔热情地走近他们并邀请他们与我们进行简单的手部抓握游戏时，妈妈们口中的第一句话都是“他们还小，不会的”。当我们蹲下来与宝宝游戏时，宝宝却异乎寻常的兴奋，注意力很集中，认真地与我们做着各项游戏，眼神中流露出渴望与我们一起玩，一起交流的愿望。家长似乎也被自己孩子的情感所打动，表情由最初的冷淡，变得随和，变得高兴。

随着妈妈情绪的变化，她们渐渐地放下手中的蔬菜，参与到我们

的自制玩具中来，我们根据来京务工家庭的经济情况，通过游戏小组，帮助他们利用身边的废旧物来自制一些小玩具，通过宝宝摆弄玩具来促进宝宝小肌肉能力的发展。如：用纸杯和棉签制成的小刺猬，用矿泉水瓶子制成大嘴娃娃，用包水果的软网、报纸及纸箱做成投篮入筐等玩具。有个4岁小女孩，当我们邀请她和我们一同制作瓶宝宝，把豆子装进矿泉水瓶，并给瓶子贴上眼睛和嘴巴后，那个小女孩就兴奋得双手摇着瓶子，顺着摊位边跑边喊：“阿姨送我的玩具，阿姨教我做的玩具！”只是一个简单的矿泉水瓶子装了几颗豆子，就能让她这样快乐。看着她欢快的身影，我想这正是这些孩子们对玩具的渴望吧！

这些在菜市场的来京务工人员，由于生活的原因，他们对孩子只是

简单的喂育，缺少教育的时间，也缺少对孩子教育的意识，当我们的活动邀请家长和孩子一起进行时，孩子的情绪也带动了家长的参与，当妈妈和我们一起制作玩具时，孩子参与活动的注意力更加集中，更加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活动，家长也没想到，自己刚刚一岁多的孩子也能和我们做“给小刺猬穿衣服”的游戏，也改变了开始时说“他还小，不会”的看法。当孩子放下手中的干脆面，妈妈放下手中的菜和水果，与我们一起游戏的时候，宝宝眼中的怯懦渐渐变得安静、变得认真，其实孩子渴望与爸爸妈妈一同游戏。当渴望变成现实的时刻，那情

景会让人永记于心。

当这些孩子招着小手与我们再见的时候，我又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到了满足。一个小小的游戏小组，或许它微不足道，或许它只是这些孩子一生中一个小小的记忆，但是它给孩子带来了快乐，让这些孩子的渴望变成了实现。



平凡的不平凡

石景山实验中学 张婉莹

沈广会，我的小学老师，那时我们都称呼他为沈主任。虽然他现在已是一所学校的书记，而我，依旧习惯称呼他为沈主任。因为在我心里，只有这个称呼才能表达我的亲切之情，表达我对那段时光的怀念，表达我对他的敬佩。

我的小学时光是不平凡的。小学三年级我就加入了学校鼓号队，我们的鼓号队是北京市七色光鼓号队之一——蓝队。三年级下半学期，学校又组织了管乐队，虽然我个子矮，手又小，但是因为学习成绩还过得去，符合招募的硬性指标，所以也招人入伍，成为了黑管组的一员。我们的队伍参加过很多活动，远南运动会的开幕、火炬接力仪式、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如今很多活动我已叫不上名字，但是儿时的照片为我们见证了曾经的辉煌。

这两支队伍的组织和领导者就是沈主任。

六年级毕业的时候，沈主任也离开了那所小学。现在回想起来，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组织一支学生管乐队，带着学生没有寒暑假的训练，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并不是一件容易被接受的事情。

再见到沈主任时，我已成为了一名教师，在实验中学忙碌而平凡地工作着。那只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活动开幕式，一支学生管乐队应邀来学校表演，我负责摄像。当这支队伍走到操场中央的时候，我不由得笑了。学生们的个子大多不过一米三四的样子，而像大抱号、大鼓这种乐器，简直和他们一边大，瘦弱一点的学生，抱着它要挺着腰弯着肚子。演奏的时候，一个个鼓着腮帮子，小脸涨得通红，看着就让人心疼。但是孩子们俨然一副身经百战的架势，连着演奏了三首曲目，依然站得有模有样。

而这只整齐有序的队伍的领导者就是我曾经的沈主任——现八角北路小学校长。我们是他的第一支队伍，但我们没有成为他最后一支队伍！当他走上领操台介绍他这支队伍时，激昂豪迈的声音让我我不禁恍惚那段

时光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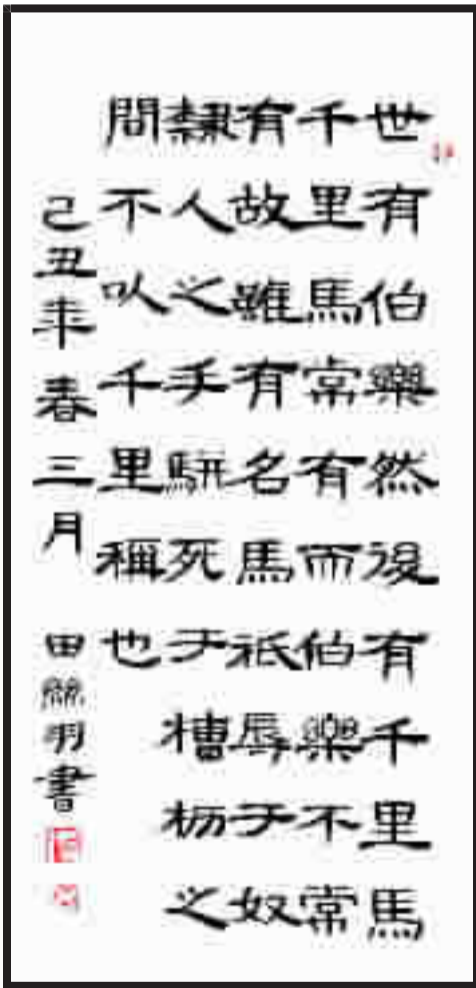
于是，记忆里无数个鲜活的场景便喷薄而出。记忆里，沈主任的声音永远是洪亮有力的，每次训练都不用话筒，只用肉嗓。他说，说话要用丹田之气，既可以保证说话时声音洪亮，还不费嗓子。沈主任对我们每次集合的速度要求非常严格，稍有差池便要重新来过，容不下半点马虎。但是，集合时沈主任并不看表，他说，每次集合的时候他把手搭在脉搏上，默数脉搏，便知我们集合的速度。记忆里，沈主任的身体并不好，但是我从没见过他一丝一毫的懈怠，从没见过他神色不振，从没见过他一刻的衰颓。他的腰板总是挺直的，衣服总是整洁的，头发也总是丝毫不乱的，而神情永远是坚定的。我们的训练从没停止过，他说：不管是刮风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们的训练也不停止。

训练是辛苦的但也是幸福的，记得每次外出活动回来，沈主任会发给我们一块巧克力。那个时候我还不喜欢巧克力，总觉得这东西是苦的。于是回家就把它化了，沏成巧克力水喝，味道也变成了甜甜的。

而当我再见到沈主任时，我已成人，而他未变。当他在领操台上用非常自豪的口气介绍我曾是他的学生时，我的心里与其说是兴奋倒不如说是惭愧。

十四年，当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当我完成学业开始事业，当我还没学会坚持便已先学会了放弃，当我开始接受个人的力量其实是如此的微弱的事实，当我开始疲于忙碌琐碎的工作、开始习惯顺从于生活时，我却再次见到了沈主任，依旧坚持着他的管乐队。

我不想去猜测这十四年里沈主任经历了多少艰辛，曾遇到过怎样的阻碍，他是否曾有那么一刻想要放弃……如今所有的坎



京源学校初三(3)班
田丝羽

坷，放在时间的河流里，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

只是，当我无意中，在湖南台一个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里再次看到他和他的管乐队时，他依旧用豪迈而洪亮的声音讲述着自己那些振奋人心的经历和引以为豪的管乐队，我想我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那些曾经坚持的、又放弃的，曾经不甘的、却被淡忘的，那些借口、无奈、抱怨……在沈主任这十四年的坚持面前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生活是平凡的，但是坚持是不平凡的。

叶子

北京市第九中学 张妮

席慕容曾说：“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精魂，飞回来寻找它们自己。”

那么，叶子呢？在空中轻轻飞舞的，缓缓落下的叶子呢？它们是什么呢？是诗人踟蹰的感伤，是深闺中幽怨的吟唱，抑或是秦淮河上怀抱着琵琶的那个女子消逝在光晕里的环佩叮当？

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叶子的很美的故事：寒儒李翎一日信步于城外的一条小溪边，忽然发现水面漂来一片红叶。拾起一看，上面题着一首小诗，字迹清丽。细读之，方知为宫中一位名叫韩素娥的宫女所作。李翎深为题诗人的才情所折服，不远千里来京寻求题诗之人。他的诚心感动了宫中的另一位至情君子王御史。于是，王御史帮助李翎找到了韩素娥，并极力撮合二人。经过一番周折，李翎与素娥终于得以喜结良缘。在行礼之前，李翎让素娥谢媒。素娥低头略一思索，脱口而出：“一联诗句随水流，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红叶为媒”的故事。红叶、宫女、才子，像一幅年代久远的画，氤氲着檀香木的袅袅青烟，又如同油灯里跳动的焰芯，朦朦胧胧的，看不真切。

曾经在寂寂的夜里听雨，听着外面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声雨声，心下却不由得感叹：今晚，不知要落下多少叶子呢。不知道古人是否也有类似的担忧？

听过阿桑的《叶子》，却总是不太喜欢。歌声凄婉，如同漫天凌乱翻飞的叶子，敲打着空寂的心灵。那种感觉，如同看着所爱的人渐行渐远，想挽留却怎么也发不出声，而只能就这么静默地看着她在你身边悄然走过，“直到这巷子，消散了她紫丁香一样的颜色，紫丁香一样的芬芳”。

《雪国》里有个极美的女子叫叶子。当她的脸同火车外倏忽闪过的景物交替出现在窗玻璃上时，岛村此生再也无法忘怀。叶子，已幻化成一幅纯美的图，定格在岛村的心里。

叶子，叶子到底是什么呢？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一阵风吹过，叶子飘然落下，如一曲千古绝唱《广陵散》，悠悠地消逝在风里。

